

中美中东战略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奥巴马主义”探析*

孙德刚

摘 要: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政策措施彰显“奥巴马主义”，即军事上谨慎用兵，避免直接地面占领或卷入一场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新战争，而是通过武装反对派推行“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减少人道主义干预的成本；政治上运用所谓美国的“巧实力”，让欧洲大国和阿拉伯盟友提出议程设置，充当“急先锋”，美国在背后“掌舵”，以最廉价的方式延续美国在中东的领导地位；外交上通过议题设置，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服务于美国政府；经济上运用援助和制裁两手政策来实现政治目标；文化上利用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网络，开展民间外交和网络外交。奥巴马政府试图综合运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手段，推动中东反美国家的政权更迭，维护亲美国家的政局稳定。研究表明，无论是主张依靠硬实力的“布什主义”，还是主张依靠巧实力的“奥巴马主义”，其在中东维持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却是一致的。

关键词: 中东剧变；美国中东政策；阿拉伯世界；中东政治；大国中东外交

作者简介: 孙德刚，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 (2012) 04-0031-1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重大项目（10JJDGJW022）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转型研究”（08JZD0039）的前期成果，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冷战后大国中东安全战略比较研究”）的资助。

2010年底中东剧变爆发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其原因、特点、性质和各方应对政策作了深入考察。在国内,《现代国际关系》、《外交评论》、《阿拉伯世界研究》、《欧洲研究》、《西亚非洲》等期刊均开辟专栏,邀请国内知名中东问题专家和学者探讨中东剧变的原因和影响,发表了一系列前期研究成果,如刘中民的《中东变局与中国外交的几个基本问题》、马丽蓉的《中阿文明交往面临的挑战及对策思考》、林利民的《北非中东大动荡的地缘政治影响》、楚树龙的《北非中东局势与中国》、殷罡的《北非中东政局动荡归类分析》、时殷弘的《北非中东政局剧变及其主要国际涵义》、东方晓的《北非中东政治变局原因初探》、李绍先的《当前中东剧变的内生性和阿拉伯性》、王锁劳的《美国中东战略布局的动摇及其后果》、张健的《欧盟对北非、中东政策的走势》等大约40余篇代表性论文。但由于中东剧变的动态性和突发性,学界目前的研究深度不够,也缺乏该专题研究的学术专著,且研究的重心在中东剧变本身的原因考察上,而不是在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政策层面,尤其是学界对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战略政策研究不足。

国外关于中东剧变的研究以美国、欧洲、以色列、伊朗、阿拉伯国家为主,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乔治城大学现代阿拉伯研究中心等美国智库和高校研究机构、英国牛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沙特费萨尔国王研究中心、阿联酋海湾研究中心、伊朗伊斯兰基金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所等研究机构的学者对中东剧变进行了初步考察,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还编写了《新中东剧变》研究报告,但这些机构论文和调研报告也重点关注中东剧变的原因和特点,缺乏对大国政策的深入、长期跟踪。本文试图从“奥巴马主义”的视角,考察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政策。

一、“奥巴马主义”与中东剧变

“奥巴马主义”是学界对奥巴马竞选总统和入主白宫后有关内政和外交的一系列基本理念与政策的归纳和总结,其具有对内重振美国经济、对外重塑美国形象的两个层面。“奥巴马主义”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动态性,其思想雏形体现在2007年他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的文章中。在这篇文章中,奥巴马提出唯有进行国际多边合作才能应对恐怖主

义、失败国家和虚弱国家带来的挑战。^①“奥巴马主义”一词最初出现在 2007 年 8 月 28 日《普罗维登斯杂志》(*The Providence Journal*)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是美国记者兼政治评论家詹姆斯·柯齐克(James Kirchick),认为奥巴马主张从伊拉克撤军,意味着奥巴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减少人道主义干涉的规模。2009 年 12 月 10 日,奥巴马在被问及究竟什么是“奥巴马主义”时回答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但是我们只是一个国家,我们面临的问题,无论是毒品、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都不能仅靠一个国家来解决。”^②这实际上表明了奥巴马与布什单边主义行动“划清界限”。

与新保守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小布什主张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安全优先、美国第一、反恐为主不同,奥巴马入主白宫后重新调整和确立国家安全的“新坐标”,如果说前任小布什政府强调“硬实力”,奥巴马则实施了“巧实力”战略。这一战略强调,美国新的对外政策必须“软硬兼施”,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只有二者并重才能有效应对来自地区乃至全球挑战,即“保持和延长美国的战略优势”,使美国成为“更加聪明的大国”——由外交(Diplomacy)、发展(Development)、防务(Defense)组成三位一体的力量,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确保美国的利益与安全。^③换言之,奥巴马与小布什政府相比,更加强调整三组战略平衡,即:第一,维持外交、发展与防务的平衡,纠正前任小布什政府重武力、轻外交的失衡;第二,强调巩固强大的传统联盟体系与新影响中心(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罗斯等),建立伙伴关系的平衡,对新伙伴寄予更大期待;第三,强调在国防战略上保持应对眼前恐怖主义威胁和在传统安全领域内保持长期战略优势地位的平衡。^④

中东是奥巴马主义的重要“试验场”。2011 年 3 月 18 日,奥巴马就中东剧变问题发表电视讲话,阐述美国军事干预利比亚的原因,后来美国媒体将此次讲话的内容称为中东的“奥巴马主义”,即奥巴马政府在中东进行对外军事干预的基本原则。他指出,今后美国在国际军事行动中一要依靠多边主义,二是仅发挥有限作用,不出动地面部队,不充当领导。归纳起来,中东的“奥巴马

①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7, pp. 2-4.

② 周琪:《“奥巴马主义”及其在国内外的制约》,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 年第 3 期,第 70-72 页。

③ 惠春琳:《“奥巴马主义”评析》,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 年第 6 期,第 109 页。

④ 陈东晓:《“奥巴马主义”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载《国际展望》2010 年第 4 期,第 9-10 页。国内学者对“奥巴马主义”的阐述还可参见赵红凯:《浅析奥巴马政府的“E 外交”》,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7 期;刘涛、李永强:《奥巴马主义的东亚版与美国国家战略》,载《求索》2011 年第 11 期等。

主义”强调：当不需要美国动用很多资源(不出动地面部队、不当头)，并且在国际上没有阻力的情况下(国际授权、地区国家支持)，美国可以出兵干预人道主义灾难，且美国只是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支持者而不一定是发起者。^①

在中东，奥巴马主义与小布什主义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从共同点来看，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布什都强调维持美国在中东的领导地位；从差异来看，两位总统在实现美国在中东领导地位的手段选择上存在不同主张。小布什政府信奉进攻性现实主义，将中东伊斯兰反美势力视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倾向性明显，主张通过先发制人手段和单边军事行动摧毁美国在中东的敌人。在中东军事行动中，小布什主张军事硬实力第一，且军事行动必须由美国主导，以大中东地区反恐为主要任务，通过在中东和中亚地区建立刚性军事基地来实现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同时对中俄等非西方安全竞争对手保持警惕。相比之下，奥巴马政府奉行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外政策更加务实，意识形态倾向性不明显。在中东主张谨慎用兵，认为国际军事行动应当在多边主义框架内经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授权后才执行。奥巴马政府更强调军事硬实力与外交软实力的平衡，主张与其他大国保持战略合作关系，将亚太地区而不是中东地区作为美国中长期的战略重点，在中东地区主要利用无人机基地等柔性存在开展军事行动（见表1）。

表 1：布什主义与奥巴马主义的对比分析^②

	布什主义	奥巴马主义
谋求中东地区领导权	是	是
外交理念	进攻性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
政策倾向性	意识形态倾向性	务实主义倾向性
军事政策	先发制人、政权更迭	谨慎用兵
依靠力量	单边主义	多边主义
权力的运用	军事硬实力	军事硬实力与外交软实力并重
与新兴大国的关系	竞争关系	合作关系

① 牛新春：《“奥巴马主义”呼之欲出》，载《中国国防报》2011年6月28日，第9版。国内关于奥巴马的中东政策的研究成果还可参见赵伟明：《奥巴马政府的新中东政策》，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6期。高祖贵：《奥巴马治下的美国中东政策初析》，载《亚非纵横》2009年第2期，第1-6页。

②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中东地区冲突	美国充当急先锋	欧盟与中东盟国充当排头兵
全球重点地区	大中东	亚太地区
安全战略首要任务	反恐第一	反恐与应对新兴大国的挑战并重
全球力量投射	作战型刚性军事基地	无人机基地等柔性存在

2010年以来,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政策充分体现了“奥巴马主义”的上述特征。这场从突尼斯开始的中东剧变突如其来,恰逢奥巴马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疲软的双重挑战。中东剧变对美国的影响十分复杂,有人认为美国外交迎来了机遇,也有人认为美国外交将面临更多挑战。^①2012年1月5日公布的美国最新国防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指出:“在中东,‘阿拉伯觉醒’既带来了战略机遇,又带来了战略挑战。政权更迭、需要进行改革的中东国家局势紧张,给未来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是,中东国家的政府从长远来看将更加关注民众的合法诉求,成为美国更加稳定和可靠的伙伴。”^②这是美国首次对中东剧变作出的总体判断。

中东剧变发生后,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主要有四个基本考量:维护美国领导地位、促进中东民主化、反恐和防扩散、维护美国的中东经贸利益。具体而言,美国在中东主要保护四层利益:(1)维持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领导权,在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亲美与反美国家之间、阿拉伯与非阿拉伯国家之间以及美、欧、俄、中四大力量之间保持对美国有利的战略优势;(2)维护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推动中东民主化,确保以色列、土耳其、巴林、卡塔尔、伊拉克等盟友的国家安全;(3)反对中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利用无人机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势力;(4)确保中东能源供应和经济安全,保护美国在中东的经济、贸易和能源利益。

中东剧变爆发初期,奥巴马希望中东阿拉伯国家能够“有序转型”,实现向民主政体的平稳过渡。但由于中东剧变逐步演变为教派之争,美国缺乏影响剧变的走向的能力,不得不依靠盟友,鼓励北约充当“排头兵”,避免类似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深度介入。^③随着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政策逐步稳定,“奥巴马主义”日渐浮出水面。

① Kenneth M. Pollack, *The Arab Awakening: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Saban Cente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ooks, 2011.

②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 2.

③ Michael Kerr, “Door Into Summer for the Arab Spring,” *GPI Opinion*, October 28, 2011.

二、“奥巴马主义”在美国应对中东剧变政策中的体现

中东剧变之初，美国采取观望政策，希拉里国务卿、奥巴马总统等人的表态相互矛盾，政府内部未形成共识；随着中东剧变的进一步发展，美国政府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被称为“奥巴马主义”的应对政策。^①这种应对政策主张在军事上谨慎用兵，避免地面占领和深度卷入，通过武装反对派推行“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减少人道主义干预的成本；在政治上运用所谓美国的“巧实力”，让欧洲大国和阿拉伯盟友充当“急先锋”，美国在背后“掌舵”，以最廉价的方式延续美国在中东的领导地位；在外交上通过议题设置，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美国政府服务；综合运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等手段，重点推动中东反美国家的政权更迭和民主转型。

（一）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军事措施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军事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军事上推行“零接触”、“零伤亡”战争。小布什政府时期，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和政权更迭是美国在中东军事措施的三个重要特征。^②考虑到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奥巴马政府改变了以往“封锁——空袭——占领——改造”的传统作战模式，利用“高、新、尖”军事技术，尤其是利用巡航导弹、无人机等对反美势力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通过武装反对派力量、让盟国冲锋在前等方式，保持战争中的“零接触”和“零伤亡”，利比亚战争就是典型案例。

第二，依靠多边主义，减少军事干预行动的经济成本和增强合法性。首先，奥巴马政府竭力驱使北约发挥作用，如2011年3月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宣布全面接管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的所有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执行安理会“禁飞区”计划。其次，奥巴马政府不断依靠欧洲大国的力量。法、英、意等欧洲大国在中东剧变后较为活跃，成为美国的排头兵。最后，美国积极利用土耳其、非盟、东盟和海合会等地区力量，利用剧变国家内部矛盾、阿拉伯世界君主制与共和制国家矛盾、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以及阿拉伯与非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让土耳其、沙特、卡塔尔、摩洛哥等充当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急

^① Elliot Abram and Michele Dunne, “Arab Spring: Is America Getting It Right?” *Project on Middle East Democracy* (Carnegie), May 24, 2011.

^② 参见孙德刚：《危机管理中的国家安全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导言。

先锋”。这样既减少了美国干预中东事务的经济成本，又增强了干预的合法性。从利比亚内战爆发开始，美国就积极寻求阿盟、海合会、土耳其和已发生政权更迭国家的支持，推动召开“利比亚之友”和“叙利亚之友”国际大会，通过北约和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①

第三，采取选择性干预政策。中东剧变过程中，美国总体推行的是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多重标准，即支持反美国家的政权更迭，如在叙利亚和利比亚；呼吁亲美国家的示威者保持冷静，同时要求当权者执行改革政策，如在巴林、埃及、突尼斯、也门等，并根据危机发展情况决定美国的政策，必要时抛弃美国的忠实盟友，如本·阿里、穆巴拉克、萨利赫等。^②

（二）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政治措施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政治措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推广民主与维护现实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具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双重特性，表现在对中东亲美国家的政策上，美国既有利用这些政府维护它在中东战略、经济、能源、投资、贸易和反恐等实际利益，也有推广西方民主和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利益。美国在中东亲美国家的双重利益经常处于矛盾之中，在特定地区和特定历史阶段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冷战结束后，美国总体上在中东奉行务实外交，即通过容忍中东亲美政府的存在来换取美国的现实利益，这在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沙特、巴林等国都是如此。同时，由于“民主和平论”思想根深蒂固，美国始终认为独裁是中东反美主义、反犹主义、反现代主义的根源，也是中东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这就使美国对中东亲美国家的政策陷入了自我矛盾中，其外交政策的摇摆性也就不可避免，特别是当威权国家政府不利于美国利益、且濒于被推翻之际，抛弃它们就成为政策的首选。

第二，推动中东民主治理。美国认为，中东国家普遍面临高失业率、教派纷争、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等一系列治理难题，必须加强民主治理。^③长期以来，美国一直积极资助中东各国学习西方的民主化建设，如提高警察、法官、法庭

① Kenneth M. Pollack, *The Arab Awakening: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Saban Cente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ooks, 2011, p. 38.

② “The Arab Revolt and U.S. Interests: A U.S. Strategy Has to Begin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riends and Enemies,”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4, 2011.

③ Kenneth M. Pollack, *The Arab Awakening: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Saban Cente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ooks, 2011, p. 21.

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通过电影、演讲和数码录像会议等形式进行政治改革和反腐宣传。在也门，美国公开宣传其首要外交目标是“促进该地区的民主治理”。在美国的鼓励下，其他西方国家也积极参与中东民主治理，如意大利支持约旦和突尼斯电子政务建设；德国帮助也门和毛里塔尼亚建立现代公共财政管理体系；日本支持约旦、埃及和巴勒斯坦公民社会建设；英国利用 BBC 在叙利亚、黎巴嫩、埃及和摩洛哥执行为期三年的媒体培训计划。为促进中东的民主治理、巩固中东剧变的“民主成果”，美国计划组建大中东金融公司，以国际金融公司的模式创建、培育地区商业一体化的大中型商业企业，并仿照“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模式建立“大中东开发银行”，以支持中东国家民主化、民主治理和经济改革。

第三，继续强化意识形态渗透。近年来，美国对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中东项目处的资助额大幅增加，美国民主基金会的中东项目经费也翻了一番。为推进中东民主与社会改造，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和美国情报机构还进行了适当改组，美国驻中东使馆也受命加大对中东社会改革的关注，并指定专门官员负责中东民主化项目。此外，美国继续以“大中东民主计划”为依托，在约旦等国实施“发现教育”计划，扩展技术和教育思想传播，并鼓励华盛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密苏里大学等名校在中东设立分校，更直接地传播西方民主价值观。

奥巴马政府还以高科技、大众传媒、网络、教育、非政府组织等为依托，以“对话”、“交流”、“援助”、“宗教慈善”等方式，向中东国家输出西方民主价值观，意识形态渗透具有渠道的多样性和手段的隐蔽性等特点。

第四，对伊斯兰势力采取两手政策。为适应伊斯兰势力在中东变局中地位不断上升的新趋势，奥巴马政府主动采取了多管齐下的应对措施：（1）积极与埃及穆兄会等相对温和的伊斯兰组织进行对话与沟通，甚至宣称今后不排除与穆兄会建立合作关系；（2）孤立和打击伊朗、真主党、哈马斯、萨拉菲派等反美、反西方的伊斯兰激进势力；（3）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基地”组织骨干分子实施定点清除，特别是在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等地；（4）以建立公民社会为幌子，通过非政府组织扩大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渗透，在伊斯兰势力中培养亲美派。

（三）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外交措施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外交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直接进行

政治喊话和外交施压。美国官员频繁地以直接向民众喊话的方式敦促中东国家推动政治改革，既有利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宣示，又减少了行动成本。如 2011 年 8 月，奥巴马直接对叙利亚人民喊话：“叙利亚的未来必须由人民来决定，但是阿萨德总统却成为绊脚石。他所谓对话和改革的呼吁完全是逢场作戏，因为他一直在监禁、折磨和屠杀自己的人民。我们一直要求阿萨德总统要么推动民主转型，要么离开自己的职位，但是他无动于衷。为了叙利亚人民，阿萨德总统必须下台。”^①除在叙利亚外，美国在埃及、也门、利比亚等也向当权者进行施压。

第二，利用巧实力进行“软制衡”。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主张“先发制人”，以武力手段强行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采取的是“硬制衡”；奥巴马执政后，更倾向于利用外交和政治手段达到目标，体现出“软制衡”，并提出了“廉价领导权”（Cheap Leadership）的概念，即在减少对中东资源投入的情况下，通过优化组合和多边主义继续维持美国在中东的领导地位。^②如在处理叙利亚危机时，美国利用同海合会的特殊关系，寻求与欧洲、土耳其达成共识，在联合国框架内采取行动，增强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争取阿盟的谅解与支持，干预叙利亚局势。美国关闭驻叙利亚大使馆后，沙特、巴林和科威特等海湾国家也配合美国，相继召回驻叙大使，体现出美国的“软制衡”策略。

第三，积极扶植新的亲美政权。中东剧变发生前，在美国的积极撮合下，埃及、突尼斯、约旦、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等以逊尼派为主的亲美国家形成了所谓“温和轴心”，以对付伊朗、伊拉克什叶派、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等形成的、以什叶派为主的所谓“抵抗轴心”。^③中东剧变发生后，随着伊斯兰势力的上升和亲美国家的倒台，美国在中东的控制能力下降。^④为继续维持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美国积极依靠海合会成员国，并以经济援助为诱饵，试图将发生政权更迭和重组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约旦、伊拉克等重新纳入到美国的战略轨道，巩固中东“民主转型”的成果，孤立伊朗、叙利亚、 Hamas 和真主党等反美势力。

第四，继续实施特使机制。中东剧变发生后，奥巴马政府积极在当权者和

① Abid Mustafa, “Who Will Rescue the Syrian People from Assad’s Bloody Regime?” *Khilafah Magazine*, October 2011, p. 6.

② 张业亮、王石山：《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5 期，第 25 页。

③ Timo Behr and Mika Aaltola, “The Arab Uprising: Cause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IIA Briefing Paper*, 76, March 2011, p. 9.

④ Timo Behr and Mika Aaltola, “The Arab Uprising: Cause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IIA Briefing Paper*, 76, March 2011, p. 1.

反对派之间进行斡旋，特别是在埃及、也门、巴林等国政府与反对派之间进行斡旋，化解危机。例如，为应对危机、管理风险，奥巴马任命前驻埃及大使富兰克·威斯纳（Frank G. Wisner）为特使，开展了一系列穿梭外交；在也门和巴林爆发内部冲突后，美国也开展了外交斡旋。

（四）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经济措施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经济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实施“聪明”制裁。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世界上几十个国家采取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制裁，尤其是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实施了长达13年的经济制裁，但是制裁往往给无辜平民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而美国最希望打击的当权者却长期掌握权柄。中东剧变发生后，美国为强化制裁效果，对利比亚、叙利亚等反美国家采取所谓“聪明”制裁，亦即将制裁的对象缩小至反美国家某些关键职位的当权者、家人、亲信及其名下的公司，包括禁止发放入境签证、冻结资产、禁止与之发生贸易往来、禁止与他们的外交接触等，“聪明”制裁既避免了人道主义灾难，又具有针对性。

第二，巧妙运用“经济援助”牌。在2011年美国外债达14万亿美元的情况下^①，美国仍作出了对中东转型国家的援助承诺。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J. Hadley）称，美国应当利用一切手段增强对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援助。他认为，如果坐等中东形势尘埃落定，美国将丧失很多影响新阿拉伯国家的机会。^②2011年5月，美国宣布对埃及实施10亿美元的减债计划，同时利用多边舞台实施经济援助。如2011年西方八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后，美国联合他国宣布在多边框架下向阿拉伯“革命”国家提供20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被称为是新时期中东的“马歇尔计划”。^③2011年9月，奥巴马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指出，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将带来更多的贸易与投资机会，因为“自由必将带来机遇”。9月，美国国会批准向突尼斯、埃及和约旦提供1.4亿美元的经济发展基金，奥巴马总统还任命退役外交官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协调对中东剧变国家的援助。当月，美国联邦海湾私人投资公司同意向埃及提

① Adnan Khan, "Is America the New 'Sick Man?'" *Khilafah Magazine*, July 2011, pp. 19-20.

② Mary B. Sheridan, "Obama Faces Hurdles in Aiding Arab Spr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2, 2011.

③ Nathalie Tocci, etc., *Turkey and the Arab Spring: Implications fo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from a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 Mediterranean Paper Series 2011, Washington D.C.: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1, p. 13.

供 2.5 亿美元的贷款，联邦政府也募集了 1 亿美元用于支持埃及的经济建设项目；希拉里随后签署启动对突尼斯政府和商业部门管理层的训练计划，并鼓励美国大学、基金会、私企和非政府组织与发生剧变的阿拉伯国家建立新的关系。截至 2011 年 9 月，美、欧、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共承诺向阿拉伯国家提供 380 亿美元的改革资金，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国际开发银行，美国对发生剧变的阿拉伯国家提供的援助也主要通过世界银行等多边框架间接实施。^①总的来看，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往往口惠而实不至，如 2012 年美国仅承诺兑现首批援助计划，减免阿拉伯国家 5 亿美元的债务和提供 5 千万美元的援助。^②美国的援助还与中东民主化进程相挂钩，附加了政治条件。

（五）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文化措施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文化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电视媒体控制话语权。目前美国已控制了全球电视节目 75% 的生产和制作，不少中东国家电视台成了美国电视的“转播站”；美国电影占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直接影响中东国家受众。美欧传媒巨头通过与中东国家主流媒体建立战略联盟，向“半岛”电视台等阿拉伯国家传媒派出专业人士和高层管理人员，帮助阿拉伯国家电视台制作节目，影响当地媒体的议题设置，进而对中东剧变产生了重要的助推作用。除直接参与当地媒体外，美国还专门设立针对媒体记者的培训项目，或组织中东国家记者赴美考察。中东剧变后，西方媒体、民调机构还不定期发布数据，在舆论上对当地政府施加压力。2012 年 3 月，美国为进一步控制中东的话语权，宣布制裁叙利亚广电总局，认为其美化了巴沙尔政府对民众的镇压行动。

第二，借助西方非政府组织开展公共外交。在中东剧变中，美国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有的直接接受美国政府拨款，如美国民主基金会、美国全国民主学会、国际共和学会等；有的通过参与政府项目获得补贴。它们与美国政府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即政治改造中东伊斯兰国家。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局发布的《2010 推进自由与民主报告》明确指出，美国政府支持本国非政府组织和中东社团壮大公民社会机构，促进公民的觉醒和

① Mary B. Sheridan, “Obama Faces Hurdles in Aiding Arab Spr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2, 2011.

② Mary B. Sheridan, “Obama Faces Hurdles in Aiding Arab Spr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2, 2011.

政治参与能力。例如，在也门，美国资助的社会改革项目有 26 个，内容涉及政府机构培训、疾病防治、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建设等。2011 年 12 月 29 日，希拉里公开宣称，支持美国全国民主学会和国际共和学会等非政府组织在埃及促进民主的活动，并警告埃及过渡政府不要干扰其推动民主的工作。

^①2011 年，美国在促进中东民主方面的投入是上一年的 3 倍，达 6500 万美元。美国向中东国家开展公共外交，青年是重点，一是因为青年和青年组织对中东国家如埃及、利比亚、突尼斯、也门等老迈政治最为不满；二是因为中东国家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青年对社会不满情绪严重；三是因为这些青年经常使用手机、微博、脸谱、推特等交际手段，易于组织动员。在埃及，15%的青年使用“脸谱”社交网站，“4·6 青年联盟”和“埃及反对政权继承运动”等组织均在剧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利用力量。^②公共外交成本低、隐蔽性强，受到奥巴马政府的青睐。

第三，积极利用网络等新媒体开展网络外交。近年来，美国国务院专门设立了“网络自由项目”，利用技术手段推动中东地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据美国国务院透露，2008 年以来，美国投入 5000 万美元为中国和中东 5000 名“民运分子”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包括突破互联网防火墙和网络屏蔽。^③网络外交已经成为美国中东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埃及爆发反政府示威后，脸谱网站推出网页“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义德”；^④埃及关闭网络后，美国白宫发言人吉布兹在“推特”上敦促埃及政府恢复网络开放；“脸谱”和“推特”也表示不能接受埃及政府关闭网络的做法；美国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公开谴责埃及关闭网络的做法。尽管“脸谱”等社交网站在利比亚、也门、埃及和叙利亚游行示威的组织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但是当巴勒斯坦人利用“脸谱”网站号召 2011 年 5 月 15 日（第 63 届巴勒斯坦难民日）发动第三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时，该网页很快被“脸谱”网管关闭，充分体现了美国网络外交的实用性和双重标准。^⑤2011 年奥巴马政府出资 2000 万美元支持互联网自由，2012 年为推广互联网自由又宣布追加 2500 万美元的投资；美国国务院已在“推特”网站上建立了

① 埃及过渡政府指责美国民主促进基金项目等未在埃及政府部门注册登记，是非法的。

② Nathalie Tocci, etc., *Turkey and the Arab Spring: Implications fo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from a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 Mediterranean Paper Series 2011, Washington D.C.: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1, p. 30.

③ Abdul Wahid, “Libya in the shadow of Gaddafi and Western Military Intervention,” *Khilafah Magazine*, May 2011, p. 24.

④ Nathalie Tocci, etc., *Turkey and the Arab Spring: Implications fo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from a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 Mediterranean Paper Series 2011, Washington D.C.: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1, p. 40.

⑤ “Facebook Page Supporting Palestinian Intifada Pulled Down,” *CNN*, March 29, 2011.

阿语和波斯语网页。^①

三、结语：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政策特点评估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通过去意识形态化，更加务实，谨慎用兵，不谋求美国在中东军事行动的主导权，而是强调多边主义与外交手段，通过综合运用硬实力与软实力来实现美国的政治目标。在应对中东剧变时，“奥巴马主义”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介入深度不同。尽管奥巴马政府在应对中东剧变时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宣称支持阿拉伯民众的正当要求，反对“独裁者”的腐朽统治，要求当权者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具体到每一个变革国家，美国的介入深度不同。事实上，美国根据国家利益相关度、与美国关系友好度以及暴乱的严重程度这三个要素采取多重标准，对反美国家推行政权更迭（如叙利亚和利比亚），对未发生严重骚乱的亲美国家网开一面（如巴林和沙特），对发生严重骚乱的亲美国家则要求领导人和平交权（如埃及、突尼斯和也门）。

第二，战略手段灵活。奥巴马应对中东剧变的手段灵活，主要表现在：（1）奉行多边主义，鼓励北约、欧盟、东盟、海合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家、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提出符合美国意志的解决方案和议题，减少美国干预中东事务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成本；（2）多管齐下，即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相结合，发挥非政府组织、谷歌、脸谱、CNN 等社会力量的作用，以影响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推动社会变革；（3）积极抓住埃及、沙特、土耳其、卡塔尔、摩洛哥等关键国家，与各国军方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第三，政策目标明确。奥巴马政府应对中东剧变的战略目标明确，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根据 2012 年 1 月美国新军事战略计划，未来美国将减少在欧洲、非洲和拉美的军事基地，对中东反美国家如伊朗保持警惕，增加小型、机动性军事存在，重点打击伊斯兰反美势力；^②（2）继续利用阿拉伯国家的教派矛盾，从内部瓦解反美国家；（3）随着亲美国家的分崩离析和伊斯兰势力的上升，美国将更加关注转型国家的公民社会建设和民主化进程，在多边框架下以援助为诱饵加强对转型国家的政治改造；（4）更加重视软实力的作用，通过向中东国家输出脸谱、U-tube、I-phone、Google 等精神公共产品，改善美国形

① 李伟建：《对当前中东局势演变的若干思考》，载《西亚非洲》2011 年第 6 期，第 16 页。

② Elisabeth Bumiller and Thom Shanker, "Obama Puts His Stamp on Strategy for a Leaner Militar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6, 2012.

象。

总之，无论是主张依靠硬实力和军事手段的“布什主义”，还是主张依靠巧实力和外交手段的“奥巴马主义”，其中东谋求领导地位这一战略目标上，却是一致的。^①

US Response to Arab Revolt: The “Obama Doctrine”

Perspective

SUN Degang

Abstract: This paper probes the US policy towards the Arab Revo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bama Doctrine”, which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attributes. Militarily, Washington is cautious to use military force so as to prevent another war against an Islamic country like Iraq and Afghanistan. Hence, it attempts to arm Arab opposition forces to overthrow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s with a lower cost. Politically, America makes use of its “smart power” and requests European and Arab allies to act as the “staunch pioneers” to maintain US leadership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behind. Diplomaticall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dheres to agenda-setting rights and let U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nd other IGOs and NGOs to serve the US interest. Overall, the US takes advantage of multi-facet tools to promote regime change in the anti-American countries, while maintaining regime stability in the pro-American countries.

Key Words: Arab Revolt; US Middle East Policy; the Arab World; Middle East Politics; Big Powers and the Middle East

（责任编辑：李 意）

① 孙德刚：《美国在伊拉克军事部署的调整：从刚性基地到柔性存在》，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2期，第66页。